

淡水清水巖的平安遶境 「安四方」之空間建構

撰文 | 張靖委（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
圖片提供 | 張靖委



本研究是以傳統漢人聚落空間界定作為探討主題。透過文獻回顧與解讀、田野調查、地圖套繪與判讀，以新北市民俗「淡水清水巖的平安遶境」儀式內容為調查對象，信仰面向上理解聚落之空間建構，探討淡水街庄居民認定境域的方式，以及對境域範圍的維持。

淡水街庄經由民間信仰的社群活動，將五營信仰具體在聚落實踐，在空間上形成了一個完整而明確的範圍，達到保衛聚落居民與彰顯境域空間的效果，形塑五虎崗成為宜居的環境。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spatial territory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settlements. This article will use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rpreta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maps of drawing and interpretations, religious ritual of New Taipei City state folk “Tamsui Ching-Shoei Tzuu-Shuey Temple Pilgrimage (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 as the subject, intends to analyze the relative between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msui settlement and Five-forts Belief (五營信仰). The main purpose i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area boundary of the settlement was established with filed work and local history.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boundary of Tamsui settlement was clearly marked based on the set to the Five Forts during magnificent temple activities. Besides, protecting living safety of the residents, Five Forts created a livable surrounding in the settlement. At last, Tamsui Old Street settlement has steadily developed, and names Five-tiger-paw Hills (五虎崗) today.

臺灣傳統漢人社會多以特定的地理範圍、成員、組織自成一個社會單元，也就是聚落，聚落的營建是以人的生養為中心，建構成能同時滿足物質與精神需求的地方，因此漢人的生活世界不僅是有形的實質空間營造，也包括無形的精神空間，承襲先秦兩漢已然發展的「中央——四方」空間模型，以及對帝制中國軍隊衛戍的想像，透過系統性的儀式周而復始的執行，形塑集體性的共識與社會性的記憶，使居民內化出境域觀念形成一個明確、可辨識的空間範圍，強調一個共同體的形成，維繫著集體安全感，使之成為宜居的生存場域。

「境」是臺灣傳統漢人社會標示其所居處空間的一種詞彙，常見於法師的咒簿及宮廟、居民的詞彙中，空間模型建構下的境域如何被標定，各地因為條件等的不同在形式與方法上各有異同，卻是該聚落在具體實踐後的真實反映，也就因為各地存在著異與同，使我們更能了解臺灣漢人社會如何營造聚落有形與無形空間。

以境域為題的研究本身就屬於科際整合的範疇，分屬於宗教學、人類學、人文地理學、建築學、民俗學等學門領域，筆者回顧以淡水為題的相關研究，有從大的空間尺度來探討聚落的分布，也有關於聚落的歷史發展、空間構成的研究，而以漢式建築的形式作法、營建體系為研究則大都是古蹟、歷史建築的調查研究，這些不同空間尺度與層級的研究在質與量上已具一定成果，足以提供研究者對於淡水聚落的了解，而筆者另回顧關於淡水清水巖的研究，除有形文化的研究之外，也有關於清水祖師的緣由、清水祖師信仰在淡水等地區的發展、年例活動、廟與地方社會網絡的關係為研究方向的論文。關於淡水清水巖祀神的研究有辜神徹《社群、傳說與神蹟：北臺灣落鼻祖師信仰之研究》（2007），關於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以下簡稱「平安遶境」）的歷史研究有彭美琴《淡水人的年度盛事——清水祖師遶境活動》（2007）、王怡茹《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以清水祖師信仰為論述中心（1945年以前）》（2011），關於淡水境域的研究有王怡茹〈淡水清水巖祖師廟遶境儀式建構下的信仰空間〉（2007）。綜合上述研究，筆者自2012年開始針對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進行田野調查，意識到淡水聚落的精神空間、淡水清水巖如何建構神聖場域、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的現況內容仍是可研究的題目。

本文是一篇以地方為視野的文章，繼承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展開研究工作，採取民俗學在「通時性」的研究取徑，以建築學對於聚落領域的認定方式與論述方法，企圖了解淡水街庄自然與人文環境對精神場域的建構。在今日淡水地區的民俗祭儀場合中，「淡水街庄」仍常被作為聚落名稱使用，淡水街庄分佈在五虎崗，五虎崗是大屯火山熔岩所形成的五條扇形帶狀丘陵，由淡水河口依序為第一崗「烏秋埔」、第二崗「砲臺埔」、第三崗「崎仔頂」、第四崗「大田寮」、第五崗「鼻仔頭」（許雁婷，2013：57），另一說是第一崗「砲臺埔」、第二崗「埔頂」（莊家維，2005：31）。淡水街庄的質環境歷經不同時期順應著地形作擴張，發展出公館口街、協興街、元吉街、城仔口等數個次單元，範圍約是今日現行行政區新北市淡水區的中興、文化、水碓、民安、永吉、長庚、草東、清文、協元、新生、新興、鄧公里。

淡水地區代表性的社群活動是平安遶境，新北市政府在2013年1月30登錄「淡水清水巖的平安遶境」為民俗及有關文物一信仰，調查研究是保存無形文化資產的基礎工作，針對無形文化資產的內涵特徵需要進行更深入的探索理解，本文是以平安遶境儀式內容為調查對象，這場民俗活動每年由淡水清水巖在舊曆四月十五開放信徒寄付四方金、五月初一放兵、初五暗訪、初六正日，初七收兵與犒軍、普施，筆者著重在平安遶境內容中的營衛安鎮，營衛安鎮在淡水地區特別稱為「安四方」，儀式是將無形的超自然的空間界線以象徵物、

行為具體地界定出來，內容可以在學理上視為是構成境域的方式，淡水街庄如何構成、維持境域中心與邊界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平安遶境的形成

1884年（光緒10年）英國人John Dodd的日記（John Dodd著、郭獻東譯，1960：54），以及1898年（明治31年）歷年《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經由文獻的鋪陳可以知道淡水街庄從清末就有迎神以求收瘟禳災，最初並無固定的舉辦日期，多數時候是選擇舊曆七月的夏季舉辦，推測是因為淡水街最初舉辦遶境的目的是綏靖地方，夏季高溫使得病原容易孳生與傳染，畏懼疫病的淡水街民眾選擇在夏季迎神遶境，而且是選擇夜間這個民間信仰認為是陰煞出沒的時間舉辦，祈求清水祖師收瘟禳災也就不難想像。

迎神活動發展到1915年（大正4年）發展成為常態性活動，時間固定在農曆的五月初六，這天也就是今日遶境的第二天稱為「正日」，用意在娛神與參與陣頭的採點計分。為何選擇在五月初六舉辦？一說是淡水軒在1911年前往北港進香，受到北港每年的媽祖遶境影響而產生回淡水舉辦遶境的計畫，但清水祖師舊曆正月初六的聖誕已過，只好改到舊曆五月初六的得道日舉行（彭美琴，2007：114），另一說是疫病發生時計畫舉辦遶境，卻因清水祖師聖誕已過而改在得道日舉行，也可以方便民眾將端午節的牲醴供品再次使用（吳勝雄，1978：126-129）。

上述不約而同提到選擇舊曆五月初六是因為正月的聖誕已過，筆者認為主因是淡水清水巖與艋舺清水巖採輪月供奉蓬萊老祖，艋舺清水巖在正月供奉蓬萊老祖並在初六舉行遶境，五月改由淡水清水巖供奉蓬萊老祖並在初六舉行遶境，這樣的分配，淡水清水巖不可能在舊曆正月舉辦遶境，雖然淡水清水巖舉辦遶境的日期是清水祖師的得道日，卻是以聖誕的名義舉辦，這從《社寺廟二關スル調査 臺北廳》寫五月初六是祖師公的誕生日、《臺灣日日新報》是以聖誕遶境作報導，顯見的是淡水街民普遍以慶賀聖誕的名義、心態在舉辦五月初六的正日。

舊曆五月初六為正日遶境，但初五舉辦暗訪的直接史料是1933年（昭和8年）6月1日的〈淡水迎神續聞〉（臺灣日日新報，1933.6.1），值得注意的是新聞提到暗訪已是例行性活動，但查閱之前的新聞報導都未見到暗訪的相關報導，或許是暗訪的性質使民眾、陣頭參與度低而見報率低。筆者從曾用在暗訪的五營旗落款辛未年荔月，¹推測始辦暗訪的時間應該在1932年，時間點應與淡

1 五營旗已在2015年更換。

水清水巖在崎仔頂的新廟破土興建有關係，若舉辦到1933年也連續兩年舉辦，符合報載所述的「例要先行暗訪」。

淡水聚落精神空間的界定

臺灣傳統漢人聚落藉由有形的科儀，以「中央——四方」空間模型建構神道上的無形空間，學界在相關的研究中，林會承透過調查澎湖聚落的研究成果，認為臺灣傳統漢人聚落領域建構的原則是以宮廟及主公為核心、以營頭為領域界線的基準點、以安營路徑為邊緣、以公設附屬廟及辟邪物為補強物（林會承，1999：41），若以這說法檢視淡水街庄，那麼淡水清水巖是中心，每年暗訪進行「安四方」的安四外營是邊界，相關的儀式強化空間的完整性。

一、中心：供奉清水祖師的淡水清水巖

傳統漢人聚落的境域是由中央與四方建構出的空間模型，在五營的信仰之下，中央與四方都有護衛的兵馬，兵馬是無形的觀念由有形的物體作象徵、標定，用於界定的貞定物各地有不同的形式與作法，中央的貞定物大多以廟宇為中心，廟宇所奉祀的主神肩負起庇祐境內居民的職責。淡水街庄民間信仰的廟宇之中，福佑宮天上聖母、龍山寺觀音佛祖、清水巖清水祖師（俗稱為「祖師公」）是跨越各角頭，屬於淡水街庄祭祀的閭境大廟，淡水清水巖沿革講述清水祖師蓬萊老祖神像是在清代由翁種玉購買（臺北廳，1915），清水祖師原為祖籍泉州安溪人的祖籍神，隨著信仰的發展成為淡水街庄不同祖籍人群的共同信仰，在1932年於五虎崗第三崗「崎仔頂」建廟。

以神靈崇拜為核心的民間信仰，淡水清水巖常態性地供奉許多清水祖師神像，其中蓬萊老祖、老二祖、老三祖為最早供奉的神像。老三祖在淡水清水巖的神譜中是統轄五營兵馬、除妖祭煞的神祇，這個信仰觀在筆者訪問淡水混真壇與顯真壇得到證實，早期盛行迎請老三祖進行「觀佛」儀式，童乩為民眾處理疑難雜症，今日仍有迎請老三祖坐鎮普度或是其他特殊情形場合，筆者在2014年重建街火災押火煞、2017年水碓福德宮入火安座，這兩場屬於地方公眾事務也都可以看到信徒指定迎請老三祖。

老三祖的神職也具體表現在廟內的配置，老三祖供奉於正殿頂桌而中壇元帥供奉在下桌，空間位置反映老三祖與中壇元帥的神格位階上下關係，老三祖神像後面擺放「清水巖五營軍斗」，斗內插著象徵五營的五營旗、用來統轄與調度兵馬的五營軍令、作為武裝象徵的長劍、鎮壇與辟邪功能的天蓬尺，這些器物的涵義與配置彰顯老三祖統兵的信仰觀。上述提到的老三祖在淡水清水巖建構的神譜中為直轄五營，而中壇元帥是中營元帥、五營之首，所以平安遶境



1
2

1. 迎請老三祖在火場押火煞（筆者於2014年11月攝於淡水區重建街）。
2. 舊曆五月初五在廟內召營（筆者於2014年6月攝於淡水清水巖）。
3. 舊曆五月初一在老三祖旁立頭旗（筆者於2014年6月攝於淡水清水巖）。

在暗訪請出這兩尊神像進行營衛安鎮與送走陰煞、替身，而正日不需要重複暗訪的任務也就不會請出中壇元帥，兩日遶境的目的不同由請神可以看出。

平安遶境在舊曆五月初一進行「放兵」，放兵是將供奉在廟內的兩組五營旗鬆綁，放兵意味著無形的兵馬進入戰備狀態，當日也將繡著「淡水清水巖清水祖師」頭旗立在老三祖旁，²頭旗是老三祖隊伍的第一面旗幟用在引領隊伍前進，而在信仰上具有帶領五營兵馬行軍的象徵，頭旗立在老三祖旁反映出老三祖統兵的信仰觀，以及老三祖隊伍作為全體遶境行列的第一隊。

舊曆五月初五暗訪當日午後，淡水清水巖執事將供奉在正殿的「清水巖五營軍斗」請至內埕供桌，法師在廟內請神、召營、敕符，法師拔起斗內的五營旗進行召營儀式，召營是安鎮內五營，召營後將長劍從劍鞘抽出，動作寓意五營拔刀戰鬥。法師召營、敕符之後，淡水清水巖執事迎請老三祖與中壇元帥乘坐在綁著五營旗的輦轎隨即進行「觀佛」，童乩口述老三祖神諭。

2 老三祖隊伍原無頭旗，在民國六十年代增設。

二、邊界：安四方的位址

淡水清水巖在舊曆五月初五暗訪迎請老三祖與中壇元帥進行「安四方」，安四方是外營安鎮的儀式，既被詮釋為安營也就表示信徒透過想像中帝制中國的軍隊衛戍，藉由宗教儀式來模擬軍隊的召集、駐紮，想像無形的軍隊配置在聚落的四個方位，聚落便成為一處受保護的空間，這範圍區別出內是神聖與外是世俗、內是潔淨與外是不潔，形成聚落居民在天地間安身立命的處所。

外中營在淡水清水巖廟埕；外北營在「北投仔」，地理環境為五虎崗的第三崗山崙，受到公司田溪流經該地的關係，營頭位在地勢下陷處；外東營在學府路附近，地理環境為五虎崗的第四與第五崗之間；外東營舊址在第五崗的山坡處，2015年因故移往附近的停車場；外南營在「港仔溝」，地理環境為五虎崗的第五崗岬前，外南營舊址在捷運淡水站後方，因故移往庄仔內溪與淡水河匯流處的河床上；外西營舊址在五虎崗第一崗「球埔」，³球埔也是淡水清水巖與油車口忠義廟的境域分界，外西營在2012年因故移往五虎崗第二崗，在家畜衛生試驗所旁的文化里五鄰。筆者比對4處外營所在地的傳說、萬應公位置，再從空間的角度來看，4處外營的擇定呼應著五虎崗的範圍，而這範圍實是聚落領域的邊界，外西營的位置是四外營變動最大的一處，因而淡水清水巖透過「觀佛」儀式請示老三祖，經老三祖允許才將位址調整到文化里第五鄰。

淡水清水巖在舊曆四月十五至五月初一提供信徒寄付「四方金」，信徒寄付四方金的數量約在民國60多年開始有明顯的增加，數量反映信徒的參與，信徒在紙錢上書寫地址、姓名，淡水清水巖在舊曆五月初五將四方金集中分發至四個外營地點，每一處外營地點將四方金分為金紙堆與銀紙堆，金紙堆的紙錢內容是壽金、刈金、福金、補運錢、紙人替身，⁴銀紙堆的紙錢內容是小銀、經衣。遶境隊伍每到一處外營地點，老三祖與中壇元帥的神像朝向紙錢堆，法師先在金紙堆旁進行召營、格界的儀式，⁵儀式內容是派遣兵馬駐守該處使邪祟無法越界入境，並送走承受信徒厄運的紙人替身，之後法師再到銀紙堆旁念誦咒語，儀式內容是送走遶境沿路清除的邪穢，並希望游移的陰魂取得錢財後獲得安撫。

從上述安四方的儀式內容說明，顯示淡水清水巖安四方並無固定的安營位址，安營也沒有設置具體的營頭貞定物，不同於新北市萬里區野柳保安宮在每

3 地點是今日忠烈祠前。

4 四方金的紙錢內容是臺北地區常用於祭解的紙錢，淡水清水巖提供信徒寄付的四方金不包含紙人替身，而是在信徒填寫好個人資料後，工作人員於集中處理四方金時將紙人體身放入。

5 「格界」是淡水清水巖執事、淡水九天宮法師所使用的儀式名稱，是空間結界的儀式。

年元宵節釘竹符，臺北市大同區霞海城隍廟在5處土地公廟安奉糊紙的五營營房，這兩處安營有明顯可見的物件作為五營標示。



「安四方」的四方營位址與遶境路線

資料來源：Google地圖（製圖者）（2018年）。新北市淡水區【地圖】、本文套繪。

三、界線：遶境的路線

「遶境」是指迎請神靈巡察境域，達到除妖靖氛、賜福庇祐的作用，同時是一種週期性的宗教淨化，經由遶境使地方再次更新。平安遶境是為迎請清水祖師蓬萊老祖，蓬萊老祖的遶境隊伍（以下簡稱「大隊」）包含淡水清水巖的祀神、⁶淡水街庄各廟宇神壇、⁷參讚單位、⁸各軒社與陣頭，⁹大隊最後的是蓬萊老祖神轎，在大臺北幾場有暗訪的遶境活動中，平安遶境與其他廟宇遶境的差異之處是清水祖師不具司法神性格，同時大隊沒有暗訪與正日的內容差異，這是因為平安遶境在大隊之外另有一支隊伍是迎請老三祖，由老三祖執行暗訪需處理的任務。

6 民眾可向淡水清水巖刈單迎請廟內的清水祖師神像參與遶境，另外淡水清水巖供奉的神農大帝原是米商組織的神明會祀神，後神明會將神農大帝迎入淡水清水巖。

7 福佑宮、龍山寺、助順大將軍廟、淡水魯班宮、水碓福德宮等位於遶境範圍內廟宇。

8 例如淡水區竹林慈玄宮在傳統聚落領域的認知裡不屬於淡水街庄。

9 淡水本地北管軒社和義軒、南北軒在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是獨立團體，而不是官廟的駕前軒社。

1. 公館口
2. 九崁街
3. 協興街
4. 元吉街
5. 永吉街
6. 東興街
7. 布仔街
8. 後街仔
9. 布埔頭
10. 米市街
11. 草厝尾
12. 暗街仔
13. 新厝街
14. 龍山寺口街
15. 新店街
16. 三層街
17. 福興街
18. 龍目井街
19. 烽火



1. 淡水街聚落單元分佈。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臺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筆者標示、本文套繪。
2. 安鎮外中營（筆者於2015年6月攝於淡水清水巖）。
3. 安鎮外北營（筆者於2015年6月攝於淡水區北新路）。
4. 安鎮外東營（筆者於2017年5月攝於淡水區學府路）。
5. 安鎮外南營（筆者於2017年5月攝於淡水區）。
6. 安鎮外西營（筆者於2017年5月攝於淡水區中正路）。

1	3
2	4
5	6

平安遶境可以知道最早的遶境路線是1925年（大正14年）《臺灣日日新報》報載：「整隊自龍山寺啓程，入後街布埔頭經定光佛廟前路，向其車頭大路，轉過輕便路灣，入草店尾，暗街仔，向東興街，公館口，入下龍目井經郵便局前，入頂龍目井，折入福興街，透小學校大路，入元吉街，協興街，九崁街，出媽祖宮口後路，再入公館口街，東興街，折過市仔頭，崎仔腳，入米市街，永吉街，落新街，新厝街，再經龍山寺口，入後街阿，折向前街，入廟解散。」（臺灣日日新報，1925.6.28），與今日的遶境路線不同。平安遶境在2015年進行一次近代大規模的調整，這次調整的內容是將大隊分成兩隊，兩隊同時展開遶境，但並無改變老三祖「安四方」的路線，只是遶境前的老三祖「觀佛」儀式提早。

（一）遶境路線

本文探討的是當前淡水清水巖老三祖「安四方」的路線，筆者將安四方路線行經的舊地名作比對，安四方路線是出廟後經米市街、永吉街、水碓仔、北投仔，安外北營；北投仔折返入城仔口、元吉街、協興街、竹篙厝、大田寮、

豬灶、庄仔內，安外東營；鼻仔頭、港仔溝，安外南營；車頭大路、輕便路、後街仔、草厝尾、暗街仔、東興街、公館口、媽祖宮口、新店街、烽火、作業所，安外西營；作業所折返經紅毛城、埔頂、小學校大路、下龍目井街、福興街、九崁街、轉米市街，入淡水清水巖。尤其當大隊的規模擴大、隊伍由步行改為車行，老三祖隊伍保持著人肩扛輦轎徒步的方式，彌補大隊無法行經窄巷的問題，同時在淡水都市化的歷程中，因應居民信仰需求而不斷地調整安四方路線，例如文化里第五鄰居民委請里長向淡水清水巖申請遶境而調整外南營往外西營的遶境路線，¹⁰2017年新義里里長向淡水清水巖申請遶境，獲得老三祖神諭同意在2018年調整遶境路線。

舊曆五月初五暗訪迎請老三祖與中壇元帥前往四外營進行安四方，舊曆五月初六正日只迎請老三祖巡視五營兵馬，所以正日不會前往外營的安鎮位址，舊曆五月初七則依據「觀佛」時老三祖降駕指示是否前往外營位址收兵。

老三祖隊伍是獨立於大隊之外，有著自己的遶境路線，隊伍的排序為頭旗、法師、小法鼓與銅鑼、攆轎、工作人員，組成內容極為簡單，老三祖隊伍



巷弄中的住戶迎接老三祖（筆者於2014年6月攝於淡水區中正路）。

10 老三祖隊伍原是經中正路在紅毛城前轉向真理街，並在真理街3巷接受民眾膜拜，文化里第五鄰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宿舍，戰後臺籍住戶的信仰需求而納入遶境範圍，使得遶境路線是先往文化里第五鄰再折返真理街。

對於淡水民眾的重要性使窄小巷弄中的居民、新開發住宅區的居民得以在住家參拜清水祖師，這路線不僅行經清代就已發展出的聚落空間單元，更隨著淡水地區的都市化而調整，遶境的舉行在強化信徒信仰與參與感，藉由信仰上老三祖與中壇元帥率領五營將小至信徒個人、大到整個淡水街庄負面能量押往境外，自此境內成為經過潔淨的空間，並於隊伍行進時向各角頭廟行禮，達到空間的潔淨與強化社群、廟與廟的網絡關係，建構起完整的境域空間。

（二）遶境規則

臺灣民間的五營信仰順序為東南西北中營，召營、安營的順序也是如此，但是淡水清水巖「安四方」的順序是北東南西營，為何安四方的順序如此？今日所知最早的遶境路線刊載在1925年《臺灣日日新報》，報載內容與現今路線、範圍不同，筆者判斷隨著1932年暗訪的舉辦而形成北東南西營的順序。

筆者經由田野調查，了解存在於平安遶境的規則，淡水有「老三祖先行，老祖才能來」的說法，老三祖隊伍比大隊提早開始遶境、民眾於老三祖隊伍經過後可以焚燒紙錢、老三祖隊伍進入中正路（華南銀行前）後蓬萊老祖神轎才可以離開水碓仔，這些規則還是呼應著老三祖統領五營的神譜與職掌，即使2015年大隊路線調整，老三祖「安四方」的遶境規則仍沒有改變，但早期大隊的頭陣是先停在水碓仔整隊等待出發，當頭陣看到老三祖隊伍安鎮外北營折返回水碓仔，頭陣就可以出發展開遶境，這一規則在近年已經調整。筆者從近十年的觀察發現當老三祖安鎮完外北營後，蓬萊老祖、蓬萊大祖、蓬萊祖才正要出廟登轎，如此一來大隊的各陣頭間距可以拉開，老三祖隊伍先往外北營與外東營一帶遶境，大隊不會全擠在街區內（中正路），老三祖隊伍才可以順利前往外西營，換言之，老三祖隊伍若是為了先安鎮外東營，大隊會塞在街區內（中正路），大隊的頭陣若是在遶境的尾聲才前往水碓仔，會使頭陣與蓬萊老祖神轎的間相距過大，因此北東南西營的安營順序是因應淡水的環境所調整。

四、補強：格界

漢民族的宇宙觀認為人間存在著孤魂野鬼、妖精、煞這些對人類生存具威脅性的不良因子，於是小至各人、大到整個境域，為求免禍弭患與祈安賜福，而有不同精神場域的空間層級信仰行為。平安遶境從核心、界線基準點、界線企圖建構淡水街庄是一處均質性的防禦網絡，使生養在此的人們不受任何負面能量的威脅，然而人們也意識到對其造成威脅的負面能量並不均質，所以聚落內存在著所謂的「不平靜」，隨著不同空間層級而有不同認知的不平靜。

個人的部分最為基礎，民間信仰有諸多「過關限」儀式來求得自身的平順，舊曆四月十五至五月初一開放信徒寄附「四方金」，並在四方金上書寫個



結界（筆者於2015年6月攝於淡水區中山路）。

人資料，於暗訪時的安四方焚燒，透過老三祖與五營將信徒的負面能量予以押解，從每年四方金的數量也反映淡水居民的參與感、信仰程度深厚。舊曆五月初五「觀佛」時的童乩敕符，符紙化在水中供信徒飲用，遶境沿路發放經老三祖敕符的符紙與餅，信徒相信隨身佩帶符紙、飲用符水、吃餅，將獲得一個嶄新的身體並在這一年不受到威脅。

淡水清水巖透過「觀佛」儀式，童乩口述境內需要「格界」的地點，「格界」是淡水清水巖執事、淡水九天宮法師所使用的儀式名稱，格界是針對境內被認為不平靜的地方所舉行的儀式，隊伍在結界地點焚燒壽金、刈金、福金與童乩畫的符，法師在金火旁口誦押煞咒語、手揮法指、開鞭（耍法索），之後輦轎從火堆上跨過繼續前進，藉由老三祖的神力與法師演法的法力將匯聚在該處的陰煞予以驅除，補強防禦網絡的不足，將空間內部淨化為宜居的環境。

結論

民俗反映出人群的集體活動及其社會意義，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源於清代對於疾病的集體恐懼，從1915年將原以收瘟禳災為目的的臨時性遶境轉型為常態性的遶境，日期固定於每年舊曆五月初六，1932年之後再發展出舊曆五月初五舉辦暗訪。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強調從信徒本身到整體境域為一體，透過每年舊曆四月十五到五月初一信徒寄附四方金，五月初一放兵、放頭旗，五月初五安四方，五月初六巡營、五月初七收兵，遶境的一系列儀式早已成為淡水街庄民眾生活文化的其中一環。

本文經由對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儀式內容的調查，從中剖析儀式對於空間建構的方式。「境」作為一種空間的論述，基本的空間模型是一個以中心向四方呈水平展開的二向度空間，境域的建構是以淡水清水巖清水祖師的信仰為核心，由老三祖直轄五營的營衛信仰，以有形的象徵物、行為，解除小自個人大到整個境域對於遭受負面能量威脅的恐懼，將「中央——四方」的空間模型具體界定出一處無形的、均質性防禦網絡的空間，安四方的外營安鎮位址呼應五虎崗的範圍，反映世居於在此的人們對於所處地理環境的認知，經由儀式使之成為宜居、滿足精神需求的生存場域。

參考文獻

- ・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臺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
- ・ 吳勝雄，1978。北門鎖鑰，頁：126-129。臺北縣：吳勝雄。
- ・ 林會承，1999。澎湖社里的領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7）：41-96。
- ・ 莊家維，2005。近代淡水聚落的空間構成與變遷——從五口通商到日治時期，頁：31。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 ・ 許雁婷，2013。淡水五虎崗之文化地景變遷，2013 第十三屆文化山海觀「天、地、人、神」文化資產學術研討會，頁：57。雲林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 彭美琴，2007。清水祖師傳說故事與信仰研究，頁：114。花蓮縣：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 臺北廳，1915。社寺廟ニ關スル調査 臺北廳，無頁碼。臺北：臺北廳。
- ・ 臺灣日日新報索引系統（2018）。線上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6日。網址：<http://rrxin.library.ncnu.edu.tw/client.htm>
- ・ Google地圖（製圖者）（2018）。新北市淡水區【地圖】。線上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8日。網址：<https://www.google.com.tw/maps>
- ・ John Dodd著、郭獻東譯，1960。中法戰爭封鎖日記——約翰杜詩的密錄，臺北文物，頁：54。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